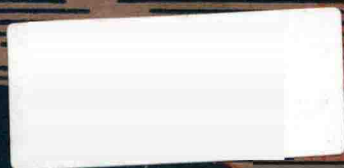


單勝習俗



陳醫生

有一位康健的老醫生名叫海斯伯羅克的，當他正停在那敞開的窗前獨自嗅察春氣的時候，忽被他辦公室門上的扣門聲音驚覺起來，及至室門開了，他就很親熱的呼喊著道：「喂，陳彼得有什麼事啊！我正在飽餐這茉莉花的幽香，我覺得在中國南部的春天在在都可使我的心胸充滿着極快樂的驚歎。」這位年青的陳醫生，曾在海斯伯羅克這裏充當過五年的助理員，聽了他這樣說法，就開口問道：「我不懂啊！春天的天氣當然是香甜的，你爲什麼要這樣的驚歎呢？」那位熱心的老醫生聽了這話，微微的笑道：「好啊，現在且不說春天的天氣，就是那尚未曾來到的嚴酷的冬天，也是常常可驚歎的哪！」等到這兩位朋友夾着一張平頂的書桌坐了下來，彼得就申說道：「我今天特來和你談談我的計畫，因爲我離開你

的日期已經不遠了，我覺得更要仰仗你的智慧和經驗來指教我哩。」海斯伯羅克醫生聽他這樣說，就很懇切的對他說道：「彼得這是當然的。我很喜歡和你商議；但你對於你自己鄉村裏的工作，一定能夠大告成功，那是可以無疑的。我雖然失了你的臂助，但能夠見你把那蓄志已久的慈善夢想實現出來，使得你自己的親戚和隣居可以得到救治，安慰，及較為安樂的生活，我的心中也是很快樂的。」彼得聽了這話，就把他所計畫的情形重新向他述說了一遍，道：「我想我必須先從小範圍做起，我的父親應許把他的大房子的一部份分給我，這些房子儘可作為我醫院中的密室，但那中國舊式的臥房，都是光線不足，不大通風；而且這些房門，大都是開向一個公共的天井之中，更有許多不便的地方。譬如一個人，只要走到天井裏，就可以聽得一切的事情了。」他的老先生聽他這樣說，就急切的勸他道：「彼得，那末，你不能把房子改良改良嗎？空氣和光線一定是要緊的啊？」彼得答道：「是的，醫生，但我的父親，是個老派的人，他以為祖宗

的成法，都是很好的；他相信我的做醫生和醫治病人是很有道理，至於空氣和光線，他就不以爲然了。但我卻仍舊要慢慢地去設法改良的。」老醫生說道：「你得，你將來漸漸的就要忙起來了。你若有施行手術的事情不能在你這種有拘束的地方舉行的時候，我是常常喜歡幫助你的；你的山村離開我的住所只有二十英里之遙，我總有一天到你這裏來看你的。祝你的前途萬福！」這位老醫生說完了話，就把他的手臂搭在他的老學生且爲他醫院裏的助理員的瘦削的肩上，停了一回，表示彼此親熱的意思，於是彼此就分別了。陳彼得自和老醫生分別以後，就用他高尚的理想和熱誠的意志去計畫他的新生活。他把他的計畫和他妻子提議的時候，他的妻子，正在學校裏當教員；他的妻子與他朋友的妻子不同，是很有智慧，可以參預他的計畫的，並且在解決他的各項問題上，還是他一個極大的幫手哩！他的妻子乃是一個清潔而矮胖的小婦人，她對於她三個小孩子，都能夠用智慧和愛情去養育他們；她的光明和快樂的家庭，在那無知的隣居看起來，簡

直是要詫異不置。還有她管理兒童和陪伴丈夫的那種聰慧法子，也是沒有不處處叫人驚奇的。

行了一日的山路，當那三人擡的轎子擡近他父親門前的時候，彼得回想着道：「我們到家之後，就得要把藥品排列起來，並且還要定購些新架子來應用纔好哩！」所以他既有了這種計畫，就可以使他去實行了。當他所坐的轎子停下來之後，他就從轎裏走了出來，並且轉身從他妻子那邊把那悲啼困倦的小孩子接了過來，等到他的妻子把那些小孩子都帶出轎來的時候，他的老父陳先生連同他的寡嫂，早已走出門來歡迎他們了。他的尊嚴的老父說道：「我的兒子，你現在到了，我很歡喜！這裏有許多病人要請你醫治，並且有幾個病人，至今還等候在我們的接待室裏哩。」彼得聽了這話，就很驚愕的說道：「但是父親啊！我今夜却不能看病；因為我的藥品，還沒有把牠分類列排起來哩！」他的父親答道：「但至少也得去看他們一看；就是去告訴他們一聲，叫他們明天再來，也是好的。」

在那香氣氤氳的接待室裏，約有半打耐久的病人，坐在那無背的長凳上，靜靜地等着醫生；那薄暮的微光，雖可使他們痛創的地方，可以看不清楚一些，但那朦朧的晚色照在他們的臉上，却更露着有一種悽慘的顏色了。當這位青年陳醫生的直而瘦削的身軀，在這晚色蒼茫中，發現於那接待室門口的時候，這些病人都撐直了腰，伸長了頸項，都一齊的要把他們的病痛，爭先告訴了他。但這位年青的醫生，却很溫和的止住他們道：「我們的朋友啊！請你們等到明天午後再來就診；因為我的藥品，還沒有準備好哩！及至他把這些病人都送了出去的時候，他又向着他們說了一聲「慢走」，然後纔轉身回去。

第二天早晨，彼得和他的妻子一早就起來工作，他們雖然起來這很早，在他們還沒有停下來用午膳以前，那六個病人，已經帶着許多別的病人一同前來候診；等到陳醫生喫過了中飯，開始來診治的時候，那些患瘡的，發寒熱的，咳嗽的病人，早已擠滿一室了。

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陳醫生就更加得到那些村民的信任了，而且看病的人，也是一天多過一天了。於是，地方上的紳士就都很注意他，並且也很讚美他的事業，就是地方上的官吏，有什麼毛病，也都要去請他來診治，有時還要請他喫茶，和他談談地方上的事情，所以後來陳醫生就漸漸的成為地方上一個領袖的人物了。但當時也有好多嫉妬他的人，在那裏斜着眼，搖着頭的說道：「這種人也不過靠些虛名在這裏欺人，恐怕未見得能夠名副其實吧！」

這年的秋天，海斯伯羅克醫生竟踐他的前約，來看他的老學生陳彼得了。但他來的時候，天色已黑，而且他又是步行來的，所以左右隣居，並沒有一個人知道。再說，陳醫生的接待室是與他的客房相連的，當老醫生海斯伯羅克正退到客房裏要去洗浴和休息的時候，適有兩位衣服華麗的中國紳士來看陳醫生，但因為窗戶很小，客房的內部不容易被人看見，所以這兩位新客，是完全不知道陳彼得家裏曾來了這位美國醫生的。這兩位客人一見了陳醫生，就很客氣的說道：

「陳醫生，你貴體好啊！生意興隆嗎？」陳醫生道：「敝業承天保佑，倒還興盛。祝你兩位的身體康強啊！」等到彼此再說了幾句客話之後，內中有一個人就繼續的說道：「我是這裏的郵政局長，我們到府上來，是因為有一個包裹寄到郵政局裏，上面寫着你的名字；但那包裹裏的東西，却並不是給你的，這個包裹，實在是這位丁先生的，所以我們要請先生把這張掛號簽了字，以便丁先生好把那包裹取出來。」陳醫生聽了這話，就很詫異的說道：「先生啊！為什麼我簽了這包裹的單子，而不能收這包裹呢？且為什麼寄給別人的包裹，却要簽我的名字呢？實在有些不明白啊！」陳醫生說到這裏，他的瘦而強壯的手指，連同他手中握着的一個半空的茶杯竟一齊的發抖起來了。於是，那郵政局長又解釋着道：「這是一樁很簡明的事情，因為你是有名望的人，又常常收有藥品的包裹的，所以丁先生以為若用你的名字寄包裹，似乎要穩當一些，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請你就在這單上簽了字吧。」那郵政局長一面說，一面就笑嘻嘻的點了一點頭，隨手把

那包裹單子遞給陳醫生了。但這種事情，陳彼得却是初次遇見，雖然他們的話說得也似乎很有理，但他的耳邊却仍舊有一種「要小心！要小心！」的聲音去阻止他不要簽字似的。所以陳醫生就聲明道：「我當然是願意簽字的，但這包裹既寫明是寄給我的，為什麼這裏面的東西却是寄給別人的呢？這事實是有點奇怪，不曉得你怎麼知道這包裹裏的東西一定不是給我的呢？」那郵政局長道：「哦！這很容易明白的；因為丁先生曾請他的朋友用你的名字寄包裹給他的，所以這個包裹乃是丁先生的朋友特地寄來的。」但陳醫生一面雖然在那裏摸索他的自來水筆，一面却仍舊很疑惑的問道：「這包裹裏所裝的是什麼東西，為什麼不能直接寄給丁先生呢？」那位丁先生聽到這裏，就連忙插着嘴道：「你不必問這包裹裏所裝的是什麼，你若能把這事絕對的守着祕密，我一定不會叫你白勞的。」陳醫生聽了這話，就把他手中的自來水筆放下來，輕輕的說道：「你不要我把這事說出來嗎？」丁先生道：「我們希望你能夠知道這是無可推諉的事情；你如果絕對的守着

祕密，那末，我情願出二百塊洋錢捐助你的醫院就是了。」於是，陳醫生就問道：「你對於這個包裹竟出得這許多洋錢嗎？我得了這二百塊洋錢，雖然可以做不少的事情，但我想我還是不敢領你的盛情。」說到這裏，他的臉色和口氣也漸漸的冷峭起來了。那位姓丁的聽他這樣說法，便謙和了一些道：「我知道像你陳醫生這樣的人，對二百塊洋錢也算不了什麼，但我因為要你簽字，就是再多捐一些，也是情願的。」

陳醫生聽了這話，就回答道：「先生，你所請求的事情，是萬難遵命的。」但他所說的話，雖然如此決絕，而他說話的神氣，却仍舊依着中國的古禮，還是很客氣的。此時，那位郵政局長，又重新來討論這事情道：「我想陳醫生還是收了丁先生的捐款來得方便一些，倘陳醫生不肯答應，我只好去報告本地的縣長，說敝郵政局裏收到一個寄給陳醫生的包裹，裏面裝的是鴉片煙，這煙我現在存在局裏，請縣長怎樣的處置罷？」陳醫生聽了他這番恐嚇的話，登時就嚇得面色灰

白起來；因為他想到若被人提起公訴，說他販賣鴉片，那末，在他的醫業前途，和他的名譽上，不知要受着多大的打擊了。但當陳醫生正在搜索枯腸，要想用話去對付他們的時候，那位郵政局長却似乎是一位外交老手一般，就立起身來說道：「陳醫生，我們明天早晨再來聽回音，這樁事關於你在這鎮上的前程很爲重大，請你仔細去考慮一番吧！」說完了這話，這兩位客人又很有禮貌的鞠了一躬，以遮蓋他們這種恐嚇的語言，然後告別而去，剩下陳醫生一個人去想怎樣脫離那難關的法子。

陳彼得也是和普通人一樣的，不能說他絕對沒有愛財的觀念，這二百塊洋錢，在他的眼睛裏看起來，也不能算得不多；但他對於公平兩個字，卻是看得很透的。譬如他若是收了那二百塊洋錢，他必須把他的名字用在那卑鄙的事業上的，所以當他一個人在那昏黑無人的小天井中踱來踱去的當兒，那一種一種的幻想，都由他的心中發現出來了。他想：假使他對於這包裹拒絕簽字，那末，就有

怎樣的結果呢？他的尊嚴高貴的老父，就得低頭受辱了；他親愛的小兒子那副圓而快樂的臉兒，就要因爲人家藐視他們的緣故，變成慘淡而不和順了；他對於他家鄉的服務，不但前功盡棄，而且還要身敗名裂，因爲他簡直是已經玷辱了上帝了。他想：這是不錯的，他還要聽得人家的笑罵，說這正是基督徒的行爲啊！他們的外表看起來倒是很好的，但他們的心裏，恐怕不論比什麼人還要壞哩！因爲他既升高升得這樣快，那末，一般妬忌他的人，眼見他墮落下來，也就格外的快心，並且要引用那句：「爬得高來跌得重」的成語來譏笑他了。

當這種愚昧的幻想，戰勝了這位可憐的彼得的時候，那種叫他接受賄賂而簽字在收條上的惡念頭，就更加強盛起來了。他想：這事並沒有人可以知道啊！人家私販鴉片，他是不能負責的，爲什麼他要爲了這事而弄得身敗名裂呢！就是簽了字，他也不過是俯順人家的請求罷了，又有什麼人能夠證明他是曉得包裹裏所裝的是鴉片呢？就是這兩位客人，也當然是不會把這種祕密洩漏出來的啊！若是

以爲接受二百塊洋錢是不正當的，那末，只要不收洋錢，單單簽了字就是了。所以當彼得的妻子叫他吃晚飯的時候，他的心中已經十分甯靜；因爲他已決計屈服於壓力之下，而不願使那些惡人來毀壞他的家庭和事業了。但在那海斯伯羅克的聰慧而明亮的眼中看起來，對於他朋友剛才所經過的這種掙扎，卻是很爲明白；但這位教會裏的醫生，卻是很相信他的老學生的操守的，而且這位老醫生更有一種非常的道德，就是他的一種能夠禁止不干涉人家精神上的生活的能力。他很切望彼得能夠把他所受的什麼困難事情去和他商議，並給了他許多可以去親近他的機會，但彼得卻始終沒有想到這位年老的醫生。夜色已深，彼得還是在牀上轉個不定；他昏昏迷迷的好像已經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又好像已經簽了字，可以安然無事了，一直等到他悔恨自己已遭傾覆的時候，這纔驚醒了一會兒，直到經過了好幾次這樣夢中的掙扎，彼得方纔輕輕地去和他的妻子說話：因爲到後來他想這事必須要和他妻子商議一回纔好。但他因爲不要去驚醒那些已經睡着的小孩，他

只輕輕的說道：「醒醒吧！在昨天傍晚時候來看我的那兩位客人，他們所說的話，竟大大的增了我的煩惱起來了。」說到這裏，彼得又把他爲難的情形說給他妻子聽道：「你知道我若不肯簽字，他們一定要去證明我是私販鴉片的，少不得大家都要相信他們了，而且你要知道這就是要坐監牢的意思啊！試想一個人做了刑事犯，是多麼羞恥！不但毀壞了我們的名譽，還要傾覆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業哩！還有最難堪的，乃是要玷辱了上帝啊！」但彼得所說的這種覆亡的想像，在他的妻子看起來，似乎還要可怕一些；所以她一聽了彼得的話，就很驚恐的說道：「彼得，我親愛的丈夫啊！現在你可沒有法子可想，只好走這一條能夠使你家庭和你的事業可以免於恥辱的路了。」但這個問題既如此的重大，所以彼得仍舊不能不仔細的去想個明白。他雖然一心一意的只想到那覆亡的重要，然而一方面他也想到他所夢想可以由調和惡人而得到的平安是和他夜裏的平安一般，也不過是片刻的安樂罷了。所以他熟思了一回，就對他妻子說道：「你曉得我若對於這些

惡人屈伏了這一次，他們以後一定還要一再的來麻煩我的。所以我越想越清楚，我就是屈服於他們的惡計之下，也是不能免於恥辱的。」他的妻子想了一回，就輕輕的答道：「彼得，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以為若是屈服了他們，你雖然可以免去那種表面的恥辱，卻反得了真正的災害和罪惡了。」彼得聽了之後，就歎一口氣道：「正是這個意思啊！我想他們以為無論如何都可以吃住我了，但他們實在沒有權力可以制服我；他們如果要想制服我，除非能夠使我畏懼纔好哩。」

當那灰白的曙光映到他們小窗上的時候，忽有一種寧靜的靈光充滿在他們的心中，所以他們握着了手，彼此表示互相信仰互相幫助的意思，就此很平安的睡着了。

當昨夜的客人在門上扣門的時候，海斯伯羅克醫生正和陳醫生的小兒在天井裏的樓檐下玩耍，他們看見了那位老醫生，彼此就遞了好幾個眼色，在無意之中，露出一種很驚恐的樣子來；但他們的心中，卻很覺得陳彼得是不至於去信靠

這位美國醫生的。於是，他們就彼此商量道：「無論如何，我們總得把此事辦得非常祕密纔好。」因此，他們就很小心的把昨晚所談的問題向着陳彼得開談起來了。他們假殷勤的一齊問道：「陳先生，昨晚睡得平安嗎？」接着那位郵政局長就催促着道：「關於昨晚所談論的事情，我們已經預備好了，丁先生已把銀子帶來，他很希望可以把這銀子來促進你的貴業，不知道先生願意簽字嗎？」陳彼得聽了這話之後，就用着那明晰而堅決的聲氣去回答他們道：「恕不遵命。我覺得你們所請求的事情，實在是萬難辦到。」此時，那位郵政局長便現出一種極和藹的顏色以遮蓋他的恐嚇言辭，而切實的向着彼得說道：「你會計算到那固執的結果嗎？你當知道我只有一條路可走哩！」彼得聽了這話，就很勇敢的說道：「你如果去告發起來，我自有我辯護的話；我可報告你們到我這裏來行賄賂，並可聲明你這種訴訟，乃是一種恫嚇不遂的行爲。」這兩位客人聽了這話，不由得就把他們的眼睛，轉到海斯伯羅克醫生那邊去；一面又佯怒道：「我們賄賂你嗎？你

到是有意污衊丁先生的好意哩。不但如此，就是你這種自以爲是的控告，也是絕對無效的，而且你對於我們昨晚所談論的事，也並沒有什麼見證啊！」彼得聽了這話，就回答道：「是的，我是沒有什麼見證的。」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聲氣就依着他的語氣漸漸的平下去了。但停一會兒，他又很決心的說道：「先生，可是也不能變換我的宗旨的。」陳醫生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來道：「在你們未去以前，我可以介紹你們見見海斯伯羅克醫生嗎？」原來陳醫生雖然心裏憎厭他們，但在表面上卻仍舊是很有禮貌待他們的。此時，這位老醫生聽了這話，就接着說道：「我能得此機會和這兩位紳士一同談話，心裏非常快樂！他們昨晚所說的話，當我在隔壁客室裏休息的時候，我句句都聽清楚了。」

陳彼得聽了這話，心裏覺得非常奇異，不覺臉上就紅了一紅，但那兩位客人，卻登時嚇得失色了；且把他們那種洋洋自得的樣子一旦掃去之後，他們那種赤裸裸的貪心也就無從遮蓋了。但他們的神色回復過來也是很快的，而他們要